



# 东湖，请不要为名所累

PENG JIANG WEN YI 张英芙 著



珠海出版社

# 东湖，请不要为名所累

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央夫新闻时评集

◎ 张英芙 著

珠 海 出 版 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东湖, 请不要为名所累 / 张英芙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8. 11  
(蓬江文艺丛书 / 余教主编)

ISBN 978—7—5453—0115—1

I. 东… II. 张… III. 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66761号

### 蓬江文艺丛书·东湖, 请不要为名所累

© 张英芙 著

责任编辑: 冯建华

装帧设计: 李锡强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7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bbs.net](http://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mailto: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37.375 字数: 3000千字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53-0115-1

定 价: 238.00元 (全12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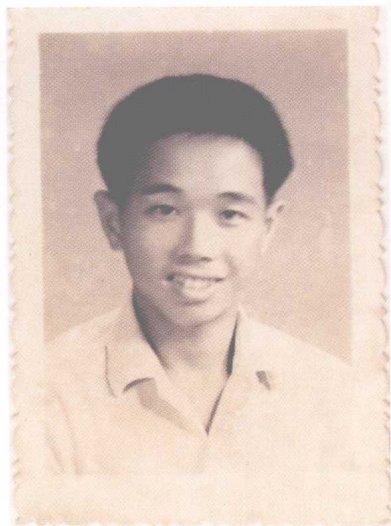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作者的时代剪影



60年代少年照



70年代青年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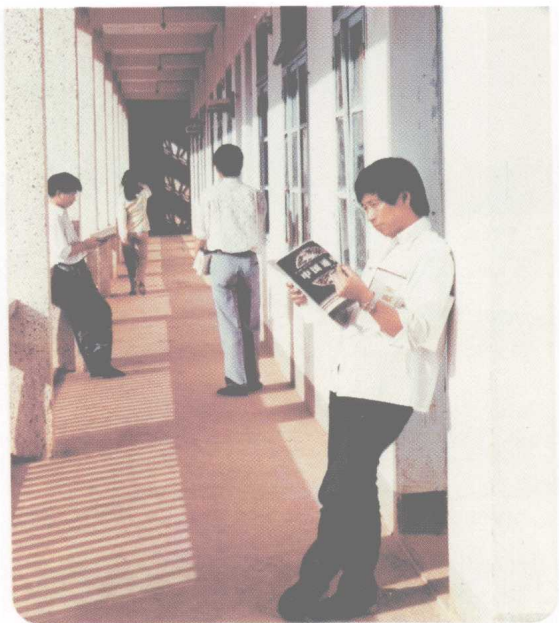
70年代在农垦兵团时留影



80 年代报社在市政府大院办公时留影



90 年代在新搬迁的报社门前留影



1984 年在湛江读书时留影



1993 年在广州参与省人大采访时留影



2003 年在某海军基地采访留影



2004 年 7 月在贵州遵义采风留影

## 内 容 简 介

这是作者近几年发表于《江门日报》的新闻时评(收集的言论篇目由近到远的时间顺序排列,个别文字作了修改),本书大多数文章为《江门日报》的言论专栏“一周评说”、“长堤短语”而作。即对当时的事一事一议,或褒或贬,或赞或弹。

秉笔直书,敢说真话,是该书的一大特点。有人说报纸的消息、通讯是“易碎品”,新闻时评虽不例外,也有其时效性,但由于评论是以讲理为主,即“评说”为主,叙事为辅,许多事情虽已过去,但道理仍在,所以,至今读来仍觉有启迪作用。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所收编的文章大都是评说江门本土的人和事,应该说,江门的读者回顾浏览,更有亲近感。

## “绿叶”轻唱亦如歌（序一）

王培坤

我与英芙既是农友又是同行。我和英芙的初始认识，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那时候我们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九师的属下农场劳动。有一年，农垦在湛江市举办一个文艺创作学习班，我和英芙都是班上的学员。那时候，青年的出路很少，许多青年人都有着搞文学创作的梦想，我们也不例外。英芙当时是在九师十六团，他当过报刊通讯员，写过一些报道，但他最爱好的是文学。当时知青在农场每月的工资只有 24 元，扣除伙食费后就所剩无几了，他几乎全部拿来订阅报纸和文学杂志。他尤其喜欢诗歌，除了订阅《诗刊》、《星星》等专业诗刊外，出外逛书店时，凡是见到诗歌选集都要买回来，一心想当个诗人。80 年代初，他在当时一本很有名气的大型期刊《花城》发表过几首诗歌，其后还与别人合作写过一个故事叫《狗肉穿肠过》，获得了 1983 年广东省业余创作一等奖。

1978 年英芙也参加过高考，由于基础浅，他上山下乡前初中还没有毕业，结果名落孙山。但是，英芙并没有停止自己求知的脚步，他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顽强自学，积极参加成人高考，在湛江脱产读了两年电视大学，后还在职读了三年省委党校研究生班，他于 1987 年离开农垦调到了刚刚组建的《江门日报》，

于是,我们又从昔日的农友变成了同行。

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正值高温酷暑之时,我收到了他给我寄来的时评集《“东湖”,请不要为名所累》。打开书稿,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也许,新闻人的灵感特别容易相通,我很快被书中的一些时评所吸引。比如,江门的东湖公园,究竟是要“国家重点公园”的金字招牌,还是保留让老百姓休闲散步的平民本色?针对交通拥堵问题,作者提出了《江门交通,车与路的困惑》。英芙的其它一些时评,如《“水深火热”凸显民本政府》、《由千强镇评选引发的思考》、《“衙门”习气的症结在哪里?》等等,都是针砭时弊的好文章。

新闻时评,是新闻战士手中的“匕首与投枪”,为民敢说真话,爱民饱含激情。正因为如此,新闻时评在报刊的版面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为难得的是,新闻时评往往是“急就章”,正所谓立马可成。英芙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时刻不忘拿起“匕首与投枪”,多年积累下来,写了一百多篇新闻时评,这种敢于为老百姓说话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英芙在多年的新闻生涯中,当过一线记者,写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报道;他当过群工部主任,与基层的通讯员交情很深;他爱好文学,也曾经有过“激情似火盼花开”的青春梦想,但正如他在“与《江门日报》同行20年感怀”的文章中所说:“人生有几个20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别说最辉煌,就说最难忘、最值得记忆的人生,又有几个20年?”。他在文章中还写道:“当不了‘红花’,就当‘绿叶’吧!”“我在报社也许就是配角就是绿叶,我至今无怨无悔”。

是的,英芙,人生大舞台,能唱主角的能有几人?在这样的大舞台上,能当好配角与绿叶,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只要你努力过,

奋斗过,此人生就是难忘的、珍贵的!”

“东湖，请不为名所累”。人生同样如此！“绿叶”轻唱亦如歌——愿以此与英芙兄共勉。

2008 年 9 月 12 日于广州

(作者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

## 秉笔直书真时评(序二)

张建国

我一直以为书的序是要由名人来作的,因此,当报社的资深记者张英芙请我为他的时评集写序时,便一口婉拒了。我为他把自己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所写的时评文章结集出书,感到高兴,给予祝贺,但我言明不会写序,要他找有分量的高手来写。不料想他不肯放过我,几次提起此事,说我最了解、最熟悉他,说得情真意切,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了。

张英芙同志是我们报社创刊不久就从外地调进来的第一批员工,是令人尊敬的报社的创业者。我也是从外地调进的,晚他几年。说起来我们共事有10多年了,然而,他以“央夫”为笔名写评论,最初我并不知道这人是谁,感觉这位作者很有个性,所写评论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文字风格独特,直来直去,痛快淋漓,比较耐读,于是给予关注。后来一问,“央夫”原来竟是本报的张英芙,他就在我们的身边,不禁大大的惊讶惊喜了一回。近几年,张英芙同志写的不少时评言论,很多是经我审阅签发的,所以更加关注他,对他以及他的时评还是有深知的吧。

进入新世纪后,《江门日报》在不断改版、扩版中前行,每次改扩版除了加大各种新闻版块之外,也重视和加强了新闻时评,开辟了“一周评说”、“时评热论”等言论栏目。张英芙作为报社指定的栏目撰稿人之一,陆陆续续写下了不少时评的上乘之作,

得到报社内外的好评。

我向来认为,张英芙的时评是真正的时评。没有谁敢像他那样,坚持社会正义,敢说真话。他的时评不是为迎合某种概念而写,便决无奴颜媚骨之态;亦不是为了炫耀卖弄,所以省却了不必要不适当的华丽词藻。时评一定要写自己所思,所想,不虚伪,不盲从,这就需要正义在胸,勇于仗义执言。从张英芙的不少时评文章,我们看到了这些品质。比如,《从张汝韶案看本地媒体的‘开放’》,他直言自己的看法,完全不顾这会给有关市领导带来无形压力;《东湖,请不要为名所累》,他给江门市东湖公园欲申报国家重点公园大泼冷水,“让江门百姓休闲散步的东湖,不会蜕变成北京的颐和园,苏州的拙政园”,更是有点“肆无忌惮”的味道;《‘衙门’习气的症结在哪里?》,他狠批政府机关衙门作风,深挖其症结所在,不怕刺痛政府公务员们的脸面。还可以举出很多类似的篇目,如《‘水深火热’凸显民本政府》、《由千强镇评选引发的思考》、《让嘉年华‘墙内开花墙内香’》等等,这些时评的共同特点,都是敢于针对当地政府工作“评头品足”,有的甚至锋芒毕露,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

关注民生,为民请命,是张英芙时评的另一特色。他跑基层较多,有意识地感知社会大众生活的艰辛,于是那些针对社会现象提出批评和为民众代言的时评,便纷纷出笼:针对江门的交通问题就写过《江门交通,车与路的困惑》、《禁摩与无形的手》、《筑路与迁校》等。他在2005年10月29日《江门日报》发表的《市区的路名能否改一改?》,是最早建议江门市政府把西区大道改为“白沙大道”的。因为,明代大儒陈白沙纪念馆在此路旁,改为“白沙大道”不仅平添了文化蕴涵,还有助于提高此路的知名度。两年后,改路名终于变成了事实。当然,改路名是许多市民的共识,但舆论还是起到了作用。时评能够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已属不

易,能够提供建议并为政府采纳就更难了。我非常肯定和欣赏张英芙这样的时评文章,想来日后他会呈现更多的这类精彩篇章。

张英芙同志所写的时评还有一个特点,是紧跟时代,抓准选题。什么是时评,就是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紧跟形势的变化,捕捉人们最为关注的话题,给予分析评论,提出能够引人思考的观点。张英芙是很有这样的敏锐性的。2007年兴起炒股热的时候,张英芙结合江门的社會、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开始撰写联系股市的时评。年初写了《从股市的兴旺看猪年的希望》,接下来又写出《江门,潜力无限的“成长股”》、《“五邑籍”的上市公司也该牛一牛》等等。他联系江门慈善万人行活动所写的《股市多变,爱心永恒》,是一篇很有新意的时评作品,深得读者赞许。从以上所罗列的题目都可以看出来,很多题目都是开门见山,主题鲜明,让读者看了题就想读下去。如早年所写的,曾获得2000年度中国地市报新闻奖言论二等奖的《禁食野生动物从官做起》,其内容很短,不足500字,但题目定得好,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如果要挑刺的话,张英芙的言论也有不足的地方,有的内容还是比较肤浅,有些道理讲得不够深不够透。这与本报不提倡写长文有关,所发表的时评都是几百字的居多,再加上是“急就章”,往往是编辑催着要稿,见报前一天下午才匆忙赶写出来,有时表述不深也在所难免。最后,我还是祝愿他继续努力,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时评文章来。

2008年9月15日

(作者为江门市新闻学会会长、江门日报总编辑)

## 当不了“红花”，就当“绿叶”（自序）

——与《江门日报》同行 20 年感怀

张英芙

人生有几个 20 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别说最辉煌，就说最难忘、最值得记忆的人生，又有几个 20 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用这句最经典的话语形容时光的流逝，我看什么时候也不过时，不知不觉，老夫（本人过去曾用过的笔名）世事红尘未看破，就已踏入了知天命之年，经历两个多人生 20 年了，前一个 20 年是在阶级斗争和拨乱反正的年代中度过的，许多事不堪回首，后一个 20 年就是到江门工作的 20 年，也就是我与《江门日报》结缘的 20 年。这 20 年见证了报社的发展，也可以讲见证了江门的发展，要回顾人生，这 20 年是不能忘记的。

## 未圆文学梦，圆了记者梦

记得我刚跨进江门报社的门槛是 1987 年 3 月 10 日，如果从那时候起，算是正式从事党的新闻事业，现在屈指数来，也头尾 20 个年头了。当时报社的办公地点是在市政府大院里一幢旧

楼地下3间小平房(现已拆除),全报社才20多个人,要集中开大会,只能借二楼市委宣传部的会议室,开小会就到室外的树荫下找张石凳围在一起。当时大家都很单纯,不懂得什么叫艰苦,也不懂得什么叫享受,只知道工作、工作。

一说起历史,20年前的往事就像一部黑白电影在我脑海里重映,我是从湛江农垦调到江门来的,在农场和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时候,当过报刊的通讯员,写过几篇报道,但在农场当知青时,最爱好的是文学,文革结束后许多文学杂志复刊,我当时就是一名热血的文学青年,在农场每月24元工资,除了伙食费所剩下的钱几乎全用来订阅报纸和文学杂志,特别酷爱诗歌,当时除了自费订阅《诗刊》、《星星》等专业诗刊杂志外,出外逛书店时,凡是见到诗歌选集都要买回来,好象一心想当诗人,可惜还是看的多写的少,80年代初在广州出版的大型杂志《花城》曾发表过几首诗歌,那算是最大的成绩了,后来还写过一个故事叫《狗肉穿肠过》(发表时与人合作)曾获得1983年广东省业余创作一等奖。虽然作品不多,当时也算一炮在当地打响。后来,这获奖证书还成了我到江门报社的“敲门砖”呢!来江门工作之前,我对江门一个人也不认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州听到一位在花城出版社工作的老乡说,《江门报》刚创刊正需要人,就是通过友人的一封推荐信和那获奖证书寄给当时任副总编辑主持工作的黄今正同志,他还没见到人,就同意接收了。因为当时江门还管辖着两阳(阳江、阳春两县),急需要一个懂两阳乡音的记者,结果一拍即合。

来到报社后,以为可以圆文学梦了,曾向黄今正同志提出让自己当副刊文艺版编辑,谁知被领导泼了一盆冷水,“现在还有谁看诗歌、散文、小说……调你来,就是当记者的”。此后,我就知

道,这是党的新闻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能以个人喜好为转移。也正是歪打正着,圆不了文学梦却圆了记者梦,当记者一千就是20年了,后来文学梦慢慢地彻底湮灭了,初时带来的那几大捆《人民文学》、《作品》以及《诗刊》等杂志尘封了多年还是淘汰掉了,自此后,再也没有订阅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杂志,在我家中那小小的书柜里,增加的就只有新闻写作的书了。

### 初当“两阳”记者,风光与困惑兼存

初时到报社当记者,分工跑“两阳”采访,什么时候当记者可没有现在的交通资讯便利,也没有哪个单位派辆车派个人陪你下去采访,还安排得吃好住好,什么时候也没有什么“派工单”,采访线索都是靠你下去自己找,星期一一个人到车站搭班车下去,星期六又赶回报社开会和交稿。当时坐的班车又破又慢,从江门到阳江要坐四五个小时车程,当然,什么旅途的辛苦都敌不过初当记者的兴奋与自豪,一个从农场的橡胶林中走出来的“土包子”摇身一变为(回到乡下)“逢官高一级”的“无冕之王”,那种“风光”感还是油然而生。记得1988年阳江又从江门划分出去独立建市,一次回老家阳西县采访初建县情况,当时的阳西县城就是一个小镇,镇内连个住宿的招待所也没有,我当时就很有“面子”地被安排在县委陈书记那唯一有空调的单间宿舍住了一个晚上。当时还有一件难忘的事:也是1988年有一次从开平到阳江采访途中出过一次车祸。我所搭乘的一辆破旧中巴车由于为争客“招手即停”,在开平侨联路段被一辆香港牌的大货车撞了下尾部,就整车塌了下来,我从破碎了玻璃的车头爬出来,一边帮助疏散救人,一边还找到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傻瓜相机,第一